

# 卷一百二十五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

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淮揚軍務前左春坊右司諫 兼翰林院編修 武進唐順之編輯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西等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 袁 工 革

武進左 杰 校正

君

漢高祖

僖 儉

彭越 陳 豨

黥布 吳 芮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靖四十年序新安胡氏校刊本  
明 唐順之 輯  
卷一百二十五  
史 史鈔  
史部 史鈔 3  
B4361100

澤之披夢與  
神淵  
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交

書名撰者  
卷內容分類  
索書號  
編號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436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靖四十年序 新安胡氏校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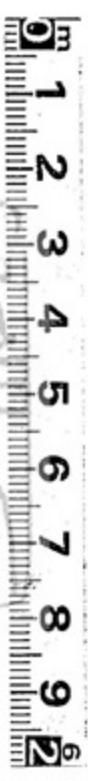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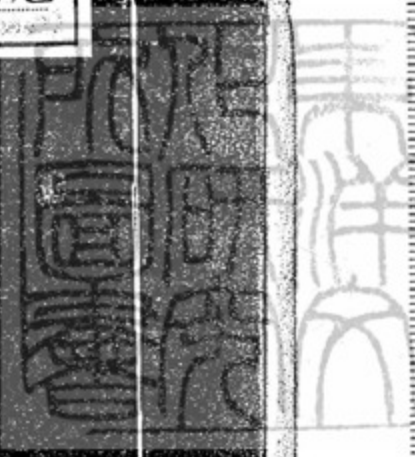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龍於上巳而有如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

陸漢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685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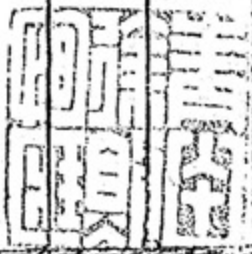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二十五

儒之四

漢司馬談子遷

司馬談絳州龍門人談爲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諱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法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太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叔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



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僭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使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而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捐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徧羨黜

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弊神形

蚤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

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

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

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紀綱故曰四

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

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

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

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

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採椽不斲飲土

簋歡土刑糲糧之食蒸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  
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  
萬民率故天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  
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曰彊本節用則人  
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  
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尊尊親親之恩  
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  
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  
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剗決於名時失  
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

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  
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  
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後故能爲萬物之  
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興舍故曰聖  
人不巧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  
臣竝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  
其聲者謂之款款言不聽姦遠不生賢不肖自分白  
黑迺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  
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若神也所託者形也  
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不可復

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司馬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厄困蕃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畧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下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之手而泣曰予先周室太史

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及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女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予死爾必爲太史爲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大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爲

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遷  
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  
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今細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  
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  
建於明堂諸神受記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  
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有能紹而明之  
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  
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爲何作春秋哉太史  
公曰余聞之董生周道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之大  
夫壅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

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一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三  
事而已矣子曰我欲戰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  
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皇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  
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  
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  
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綱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  
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  
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  
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  
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



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二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故臣弑君子殺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

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



春秋左傳句解卷之五十一

五

禮記

降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  
獨刺譏而已也漢興已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  
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  
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  
不能盡宣其意且士賢能矣而不用有國者恥也主  
上明聖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掌其官廢明聖  
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  
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  
若比之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  
禍幽於縲繼廼喟然而嘆曰是余之臯夫身虧不用

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予  
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  
業周道既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  
鏡玉版圖籍散亂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  
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  
往間出自曹參蓋公言黃老而賈誼晁錯明申韓公  
孫弘以儒显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  
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  
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  
於余乎欽念哉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

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畧推三代錄秦漢上記  
軒轅下至於茲者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  
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  
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  
十幅共一轂運行無窮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  
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儆不令已失時立  
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三十篇五十一萬六千  
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畧以拾遺補蕪成一家言協  
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竣後  
聖君子遷旣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

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遷死  
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  
書遂宣布焉至王莽時求封遷後爲史通子

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藉博矣至孔氏  
纂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  
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  
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又纂  
異同爲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  
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  
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

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  
事訖於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採經撫傳分散數  
家之事甚多疏畧或有牴牾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  
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  
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  
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  
所蔽也然自劉向楊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  
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  
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  
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旣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

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恭伯之論夫惟大雅旣明且  
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東漢班彪 子固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祖況成帝時爲越騎校尉父稚哀帝時爲廣平太守彪性沈重好古年二十餘更始敗三輔大亂時以囂擁衆天水彪乃避難從之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復起于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生試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根本旣微枝葉疆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

漢書卷之三十三

漢

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因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卽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嘆十餘年間中外搔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德已可知矣囂曰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踈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羈之時人復知漢乎彪旣疾囂言又傷時方艱乃著王命論以爲漢德承堯有靈命之符王者興祚非詐力所致欲以感之而囂終不寤遂避地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爲從事深敬待

之接以師友之道彪乃爲融畫策事漢總河西以拒囂囂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參之對曰皆從事班彪所爲帝雅聞彪材因召入見舉司隸茂材拜徐令以病免後數應三公之命輒去彪旣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同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其略論曰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籍暨於諸侯國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檇執晉之乘魯之

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  
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  
乘檣杙之事遂闡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記錄黃帝  
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  
篇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  
三篇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  
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  
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  
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二十篇而十篇缺焉遷之  
所紀從漢高至武以絕則其功也至於採經撫傳分

散百家之事甚多踈畧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  
為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而學則崇黃老而薄六經  
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窶而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  
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然善述序  
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  
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  
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  
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  
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  
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

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竝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今此後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為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彪復辟司徒王況府時東宮初建諸王國並開而官屬未備師保多闕彪上言曰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賈誼以為習與善人居不能無為善猶生長於齊不能無齊言也習與惡人居不能



無為惡猶生長於楚不能無楚言也是以聖人審察與居而戒慎所習昔成王之為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史佚入則太顛閔天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曠然太平是以春秋愛子教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詩云貽厥孫謀以宴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漢興太宗使晁錯導太子以法術賈誼教梁王以詩書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學保訓東宮以下莫不崇簡其人就成德器今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修習禮樂而傳相未置賢才官屬



多闕舊典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為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國備置官屬又舊置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廂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而已明不媒黷廣其敬也書奏帝納之後察司徒廉為望都長吏民愛之建武三十年年五十二卒官所著賦論書記奏事合九篇二子固超

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藉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眾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

之父彪卒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先是扶風人蘇朗偽言圖織事下獄死固弟超恐固為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為郎典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紀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以為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

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爲漢書起元高祖終於漢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傍貫五經上下洽通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自爲郎後遂見親近時京師修起宮室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佚之論及肅宗雅好文

章固愈得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繼夜每行巡狩輒獻上賦誦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於前賞賜恩寵甚渥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感東方朔楊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通焉後遷玄武司馬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時北單于遣使貢獻求欲和親詔問群僚議者或以爲匈奴變詐之國無內向之心徒以畏漢威靈逼憚南虜故希望報命以安其離叛今若遣使恐失南虜親附之歡而成北狄猜詐之計不可固議曰竊自惟思漢興以來曠世歷年兵纏夷狄

尤事匈奴綏御之方其塗不一或修文以和之或用武以征之或卑下以就之或臣服而致之雖屈申無常所因時異然未有拒絕棄放不與交接者也故自建武之世復修舊典數出重使前後相繼至於其末始乃暫絕永平八年復議通之而廷爭連日異同紛囀多執其難少言其易先帝聖德遠覽瞻前顧後遂復出使事同前世以此而推未有一世闕而不修者也今烏桓就闕稽首譯官康居月氏自遠而至匈奴離析名王來降三方歸服不以兵威此誠國家通於神明自然之徵也臣愚以爲宜依故事復遣使者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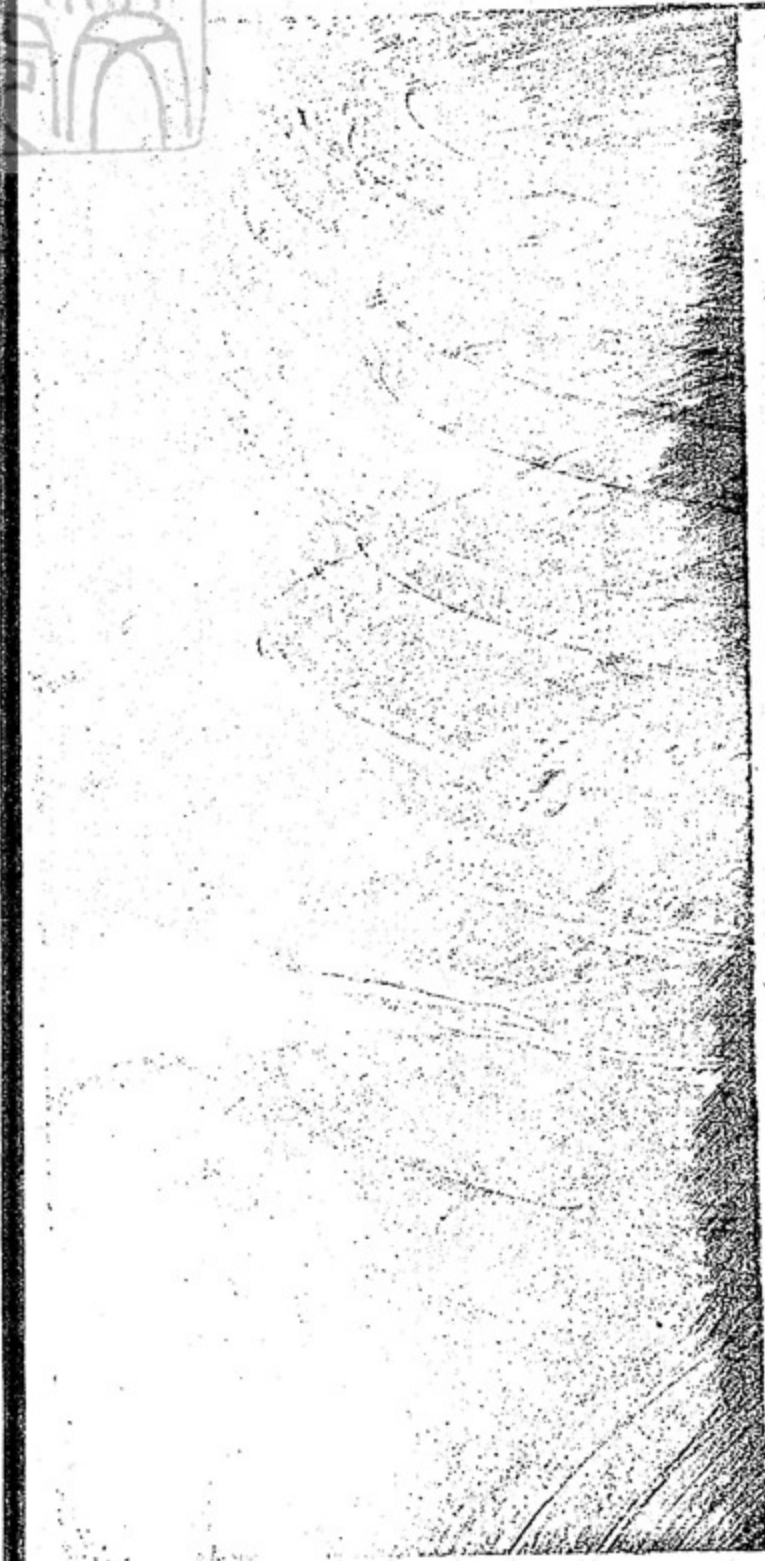
可繼五鳳甘露致遠人之會下不失建武永平聽廢之義虜使再來然後一往旣明中國主在忠信且知聖朝禮義有常豈同逆詐示猜孤其善意乎絕之未知其利通之不聞其害設後北虜稍彊能爲風塵方復求爲交通將何所及不若因今施惠爲策近長固又作典引篇述叙漢德以爲相如封禪靡而不興揚雄美新典而不實蓋自謂得其致焉固後以毋喪去官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爲中護軍與參議北單于聞漢軍出遣使款居延塞欲修呼韓邪故事朝見天子請大使憲上遣固行中郎將事將數

百騎與虜使俱出居延塞迎之會南匈奴掩破北庭固至私渠海聞虜中亂引還及竇憲敗固先坐免官固不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初洛陽令种兢嘗行固奴干其事車騎吏推呼之奴醉罵競大怒畏憲不敢發心銜之及竇氏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繫固遂死獄中時年六十一詔以譴責兢抵主者吏罪固所著典引賓戲應譏詩賦銘誄頌書文記論議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

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藉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亶亶而不戢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譏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人之爲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仁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

宋范曄

范曄字蔚宗順陽人母如廁產之額爲磚所傷故以  
磚爲小字出繼伯弘之後襲封武興縣侯少好學善  
爲文章能隸書曉音律爲征南將軍檀道濟司馬後  
爲吏部郎元嘉元年彭城太妃薨將葬祖夕僚故並  
集東府曄與司徒左西屬王深夜酣飲開北牖聽挽  
歌爲樂彭城王義康大怒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  
刪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至於屈伸榮辱之際未  
嘗不致意焉累遷左衛將軍與右衛將軍沈演之對  
掌禁旅曄有雋才而薄情淺行數犯名教爲士流所



鄙性躁競自謂才用不盡常怏怏不得志吏部尚書  
何尚之言於帝曰范曄志趨異常請出爲廣州刺史  
若在内釁成不得不加鈇鉞鉞亟行非國家之美  
也帝曰始誅劉洪復遷范曄人將謂卿等不能容才  
朕信知其如此無能爲害也曄長不滿七尺肥黑禿  
眉髮善彈琵琶能爲新聲上欲聞之屢諷以微旨曄  
僞若不曉終不肯爲上嘗飲晏歡適謂曄曰我欲歌  
卿可彈曄乃奉旨上歌既曄亦止弦初魯國孔熙先  
博學有縱橫才志文史星算無不兼善爲員外散騎  
侍郎不爲時知久不得調初熙先父默之爲廣州刺

史以賊下廷尉彭城王義康保持之故免及義康被  
黜遷豫章熙先密懷報効以畢意常不滿欲引之無  
因進說畢錫謝綜雅爲畢所知熙先藉嶺南遺財家  
甚富足乃傾身事綜與綜諸弟共博故爲拙行以物  
輸之情意稍款綜乃引熙先與畢戲熙先故爲不敵  
前後輸畢物甚多畢旣利其財寶又愛其文藝遂與  
申莫逆之好熙先始以微言動畢畢不回畢素有閨  
庭論議朝野所知故門胄雖華而國家不與姻以此  
激之曰丈人若謂朝廷相待厚者何故不與丈人婚  
爲是門戶不得耶人作六豕相遇而丈人欲爲之死

不亦惑乎畢默然不荅其意乃定時畢與沈演之並  
爲上所知待每被見多同畢若先至必待演之演之  
先至常獨被引畢又以此爲怨擘累經義康府佐見  
待素厚及宣城之授意好乖離綜爲義康參軍隨鎮  
豫章綜還申義康意於畢求解晚隙復敦往好畢既  
有逆謀欲探時旨乃言於上曰臣歷觀前史二漢故  
事諸藩王政以奴詛幸災便正大逆之討况義康姦  
心釁迹彰著遐邇而至今無恙臣竊惑焉且大梗常  
存將成亂皆上不納熙先業善天文云文帝必以非  
道晏駕當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爲義康當

之緣父述亦爲義康所遇也綜弟約又是義康女夫

文帝使綜隨從南上既垂詢熙先獎說亦有酬報之心  
廣州人周靈甫有家兵如曲熙先以六十萬錢與之  
使於廣州合兵靈甫一士云不反大將軍府史仲承祖  
有寵於義康聞熙先有謀密相結納丹陽尹徐湛之  
素爲義康所愛雖爲舅甥恩過子弟承祖因此結事  
湛之告以密計承祖南下申義康意於蕭思話及畢  
云本欲與蕭結婚恨始意不果與范本情不薄中間  
相失傍人爲之耳時思話鎮襄陽有法畧道人先爲  
義康所養粗被知待又有王國寺法靜尼出入義康

家內皆感激舊恩規相拯拔並與熙先往來使法畧  
罷道改名景玄以爲臧質參軍質時爲徐充二州刺  
史與畢厚善熙先善療病兼能診脉法靜尼妹夫許  
耀領隊在臺宿衛殿省嘗有疾因法靜尼就熙先乞  
療得愈因成周旋熙先以耀膽幹因告逆謀耀許爲  
內應法靜尼南上熙先遣婢隨之付以牋書陳說圖  
讖法靜還義康餉熙先銅七銅鐻袍段棊奩等物熙  
先慮事泄醜婢殺之湛之又謂畢等臧質見與異常  
實與蕭思話並受大將軍眷遇必無異同不憂兵力  
不足但當勿夫機耳乃備相署置湛之爲撫軍將軍

畢中將軍熙先左衛將軍其餘皆有選擬凡素所不  
善及不附義康者又有別簿並入死目熙先使弟休  
先豫爲檄文言賊臣趙伯符肆兵犯蹕禍流諸宰乃  
奉戴義康又以旣爲大事宜須義康意旨乃作義康  
與湛之言宣示同黨二十二年九月南平王鏐出鎮  
上於虎帳岡祖道畢不敢視俄而坐散差互不得發  
十一月徐湛之上表告狀於是悉出檄書選事及同  
惡人名手跡詔收綜等並皆款服唯畢不首上頻使  
窮詰乃曰熙先苟誣引臣熙先聞畢不服笑謂殿中  
將軍沈邵之凡諸處符檄書疏皆畢所造及改定云



何方作此抵上示以畢墨迹畢乃引罪明日送畢付  
廷尉入獄然後知爲湛之所發熙先望風吐款辭氣  
不撓上奇其才使謂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  
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熙先於獄中上書陳謝并  
陳天文占候誠上有骨肉相殘之禍其言深切畢乃  
稱徐湛之小名曰乃是徐僮也在獄爲詩云禍福本  
無兆性命歸有極必至定前期誰能延一息在生已  
可知來緣慳無識好醜共一兵何足異枉直豈論東  
陵上寧辨首山側雖無稽生澤庶同夏侯色寄言生  
存子此路行復卽上有白團扇甚佳送畢令書出詩

賦美句畢受旨援筆而書曰去白日之炤炤襲長夜  
之悠悠上循覽悽然畢本謂入獄便死而上窮其獄  
遂經二旬畢便有生望獄吏因戲之曰外傳詹事或  
當長繫畢聞之驚焉喜綜熙先笑之曰詹事嘗昔論事  
無不攘臂瞋目及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盼自以爲  
一世之雄而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設令賜以性命  
人臣圖主何顏可以生存畢謂衛獄將曰惜哉埋如  
此人將曰不忠之人亦何足惜畢曰大將言是也及  
將詣市畢最在前於獄門顧綜曰次第當以位邪綜  
曰賊將當爲先在道語笑初無慙耻至市問綜曰時

欲至未綜曰勢不復久畢既食又苦勸綜綜曰此異疾篤何事強飯畢家人悉至市畢妻先撫其子回罵畢曰君不爲百歲阿家不感天子恩遇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殺子孫曄乾笑云罪至而已曄所生母對泣曰主上念汝無極汝曾不能感恩又不念我老今日奈何仍以手擊曄頸及頰畢妻云罪人阿家莫憶莫念妹及妓妾來別曄乃悲泣流漣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曄收淚而止綜母以子弟自陷逆亂獨不出視曄語綜曰姊今不來勝人多也曄轉醉子諶亦醉取地上及果皮以擲曄呼爲別駕數十聲曄問曰



汝瞋我邪諶曰今日何緣復瞋但父子同死不能悲耳曄常謂死爲滅欲著無鬼論至是與徐湛之書當相訟地下其謬亂如此又語人寄語何僕射天下決無佛鬼若有靈自當相報收曄家樂器服玩並皆珍麗妓妾亦盛飾母住止單陋唯有二厨盛蕪薪冬無被叔父單布衣曄及黨與並伏誅曄時年四十八曄性精微有思致觸數多善衣裳器物莫不增損制度世人皆法學之撰和香方其序之曰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薳虛燥詹唐黏濕其松蘇合安息鬱金奈多和羅之屬並被珍於外國無

取於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唯無助於馨烈  
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所言悉以比類朝士麝本多忌  
比庾仲文零薳虛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濕比沈演之  
棗膏昏鈍比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蘇合  
比慧琳道人沈實易和以自比也畢獄中與諸生姪  
書以自序其畧曰吾少懶學問年三十許始有尚耳  
自爾以來轉爲心化至於所通處皆自得之胸懷常  
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  
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華振  
金石耳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年少中謝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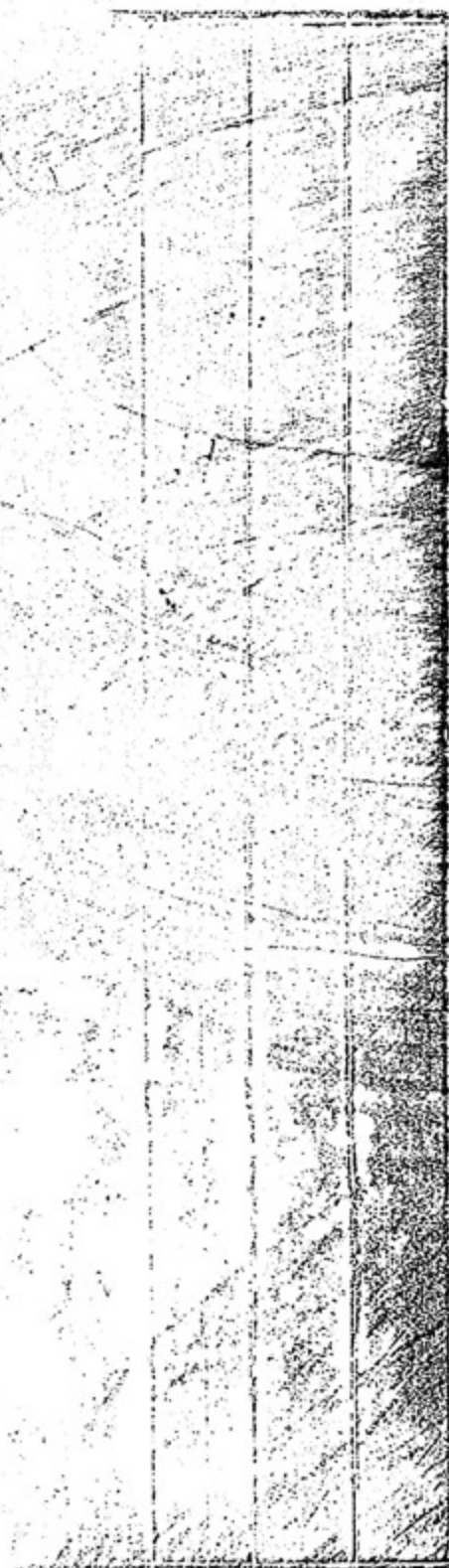
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於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  
方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誰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  
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唯志可推耳博  
瞻可不及之正理未必懼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  
旨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  
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  
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徧作諸志前漢可有者悉  
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  
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不復果贊自是吾文傑思殆  
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

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爲舉其大畧耳諸  
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  
盡知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吾於音樂聽功  
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爲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  
復何異耶其中體趣言之不可盡絃外之意虛響之  
音不知所從而來亦嘗以授人上庶中未有一毫似  
者此永不傳矣吾書雖小小有意筆勢不快餘竟不  
成就每愧此名畢自序並實故存之畢少時兄晏常  
云此兒進利終破門戶果如其言初何尚之處銓衡  
自謂天下無滯才及熙先就拘帝詰尚之曰使孔熙

先年三十猶作散騎侍郎那不作賊尚之曰臣昔謬  
得待罪選曹誠無以濯汗揚清然君子之有智能猶  
鷓鳳之有文采俟時而振羽翼何患不出雲霞之上  
若熙先必蘊文采自棄於汗泥終無論矣上曰昔有  
良才而不遇知己者何嘗不遺恨於後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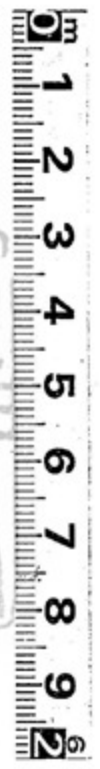
世傳及經籍

垂



天  
平  
山  
圖  
書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685







晉陳壽附王隱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也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  
仕蜀爲觀閣令史官人黃皓專弄威權大臣皆曲意  
附之壽獨不爲之屈由是屢被譴黜遭父喪有疾使  
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及蜀平坐是沉滯  
者累年司空張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  
貶廢舉爲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補陽平令撰蜀相諸  
葛亮集上之除著作郎領本郡中正撰蜀魏吳三國  
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  
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而罷張華深善之

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為時所重如此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為亮立傳謂亮將畧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張華將舉壽為中書郎荀勗忌華而疾壽遂謾吏部遷壽為長廣太守辭母老不就杜預將之然後薦之於帝宜補黃散由是授御史治書以母憂去職母遺言令葬洛陽壽遵其志又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貶議初譙周嘗謂壽曰

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後數歲起為太子中庶未拜病卒時年六十五尚書郎范頴等上表曰昔漢武帝詔曰司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書使者得其遺書言封禪事天子異焉臣等按故治書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壽又撰古國志五十篇益都耆舊傳十篇餘文章傳於世 ○王隱字處叔陳人也世寒素父銓歷陽令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

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以儒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諳究太興初典章稍備乃召隱及郭璞俱爲著作郎令撰晉史豫平王敦功封平陵鄉侯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所聞漸廣是後更疾隱形于言色預旣豪於文與權貴共爲朋黨以斥隱竟以謫免黜歸于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書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所撰文體混漫意不可解者隱之作也年七十餘卒於家

晉習鑿齒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也宗族富盛世爲鄉豪鑿齒少有志氣博學洽聞以文筆著稱荊州刺史桓溫辟爲從事江夏相袁橋深器之數稱其才於溫轉西曹主簿親遇隆密時溫有大志追蜀人知天文者執手問國家祚運修短答云世祀方未溫疑其難言乃飾辭云如君言豈獨吾福乃蒼生之幸然今日之語自可今盡必有小小厄運亦宜說之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官氣候如此決無憂虞至五十年外不論耳溫不悅乃止異日送絹一疋錢五千文以與之星人

乃馳詣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為標碣棺木耳鑿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疋令僕自裁惠錢五千以買棺耳鑿齒曰君幾誤死君嘗聞千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詣溫別溫問去意以鑿齒言答溫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然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累遷別駕溫出征伐鑿齒或從或守所在任職每處機要蒞事有績善尺牘論議溫甚器遇之時清談文章之士韓伯伏滔等並相友善後使至京師

簡文亦雅重焉使還溫問相王何似答曰生年所未見以此大忤溫意左遷戶曹參軍時有桑門道安俊辯有高才與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為佳對初鑿齒與其二舅羅崇羅友俱為州從事及遷別駕以坐越舅右屢經陳請溫既激怒乃超拔其二舅相繼為襄陽都督出鑿齒為滎陽太守是時溫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而為禪

受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九十四卷後以脚疾  
遂廢于里巷及襄陽陷於符堅堅素聞其名與道安  
俱輿而致焉既見與語大悅之賜遺甚厚又以其塞  
疾與諸鎮書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  
裁一人有半耳俄以疾歸襄陽尋而襄鄧反正朝廷  
欲徵鑿齒使典國史會卒不果臨終上疏曰臣每謂  
皇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為三恪而身微官卑  
無由上達懷抱愚情三十餘年今沉淪重疾微命難  
保謹力疾著論一篇寫上如左願陛下考尋古義求  
經常之表超然遠覽不以臣微賤廢其所言論曰或



同魏武帝功蓋中夏文帝受禪於漢而吾子謂漢終  
有晉豈實理乎且魏之見廢晉道亦病晉之臣子寧  
可以同此言哉答曰此乃所以尊晉也昔漢氏失御  
九州殘隔三國乘間鼎峙數世干戈日尋流血百載  
雖各有偏平而其實亂也先帝勢逼當年力制魏氏  
夔屈從時遂羈戎役晦明掩耀龍潛下位俛眉重足  
鞠躬屏息道有不容之難躬蹈履霜之險可謂危矣  
魏武既亡大難獲免始南擒孟達東蕩海隅西抑勁  
蜀旋撫諸夏摧吳人入侵之鋒掃曹爽見忌之黨植  
靈根以跨中嶽樹羣才以翼子弟命世之志既恢非

常之業亦固景文繼之剋伐貳違以定厥庸席卷梁  
益奄征西極至於武王遂并疆吳混一宇宙又清四  
海同軌二漢除三國之大害靜漢末之交爭開九域  
之蒙晦定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也而推魏繼漢  
以晉承魏比義唐虞自託純臣豈不惜哉今若以魏  
有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  
道不足則不謂制當年當年不制於魏則魏未曾爲  
天下之主昔共工伯有九州秦政奄平區夏鞭撻華  
戎專總六合猶不見序於帝王淪沒於戰國何況暫  
四數州之人威行境內而已便可推爲一代者乎若

以晉嘗事魏懼傷皇德拘惜禪名謂不可割則惑之  
甚者也何者隗躡據隴公孫帝蜀蜀隴之人雖服其  
役取之大義於彼何有且吳楚僭號周室未亡子文  
延陵不見貶絕宣帝官魏逼於性命舉非擇木何休  
德美禪代之義不同堯舜校實定名必彰於後人各  
有心事胡可掩定空虛之魏以屈於已孰若杖義而  
以貶魏哉夫命世之人正情遇物假之際會必兼義  
勇宣皇祖考立功于漢世篤爾勞思報亦深魏武超  
越志在傾主德不素積義險冰薄宣帝與之情將何  
重雖形屈當年意申百世降心全已憤慨於下固非



道服北面有純臣之節畢命曹氏亡濟世之功者也  
夫成業者係于所爲不係所籍立功者言其所濟不  
言所起是故漢高稟命於懷王劉氏乘斃於亡秦超  
二僞以遠嗣不論近而計功考五德於帝典不疑道  
於力政季無承楚之號漢有繼周之業取之旣美而  
已德亦重故也凡天下事有可借喻於古以曉於今  
定之往昔而足爲來證者當春秋之時吳楚二國皆  
僭號之王也若使楚莊推鄢郢以尊有德闔閭舉三  
江以奉命世命世之君有德之主或籍之以應天或  
撫之而光宅彼必自係於周室不推吳楚以爲更代

明矣况積勳累功靜亂寧衆數之所錄衆之所與不  
資於燕噲之授不賴於因藉之力長轡廟堂吳蜀兩  
斃運奇二紀而平定天下服魏武之所不能臣蕩累  
葉之所不能除者哉自漢末鼎沸五六十一年吳魏犯  
順而強蜀人履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萬姓曠而無  
主夫有定天下之大功爲天下之所推孰如見推於  
闇人受尊於微弱配天而爲帝方駕於三代豈比俛  
首於曹氏側足於不正卽情而恒實取之而無慚何  
與詭事而託僞開亂於將來者乎是故故舊之恩可  
封魏後三恪之數不宜見列以晉承漢功實顯然正

名當事情體亦厭又何爲虛尊不正之魏而虧我道於大通哉昔周人誅祖宗之德追述翦商之功仲尼明大孝之道高稱配天之義然后穆勤於所職聿來未以翦商異於司馬氏仕乎曹族三祖之寓於魏世矣且夫魏自君之道不正則三祖臣魏之義未盡義未盡故假塗以運高畧道不正故君臣之節有殊然則弘道不以輔魏而無逆取之嫌高拱不勞汗馬而有靜亂之功者蓋勲足以王四海義可以登天位雖我德慙於有周而彼道異於殷商故也今子不疑其工之不得列於帝王不嫌漢之係周而不係秦何至於一魏猶疑滯而不化哉夫必以尊其君而不知推之於堯舜之道欲重其國而反厝之於不勝之地豈君子之高義若猶未悟請於是止矣



北齊魏收

魏收字伯起鉅鹿下曲陽人也收年十五頗已屬文及隨父赴邊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榮陽鄭伯戲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慚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諷誦積年板牀為之減而精力不輟以文華顯孝武時為散騎侍郎尋兼中書舍人與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時孝武與高歡內有間隙收遂以疾固辭而免其舅崔孝芬恠而問之收曰懼有晉陽之甲尋而歡南上帝西入關收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昕使梁昕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梁

史集左編卷一百五

魏收

三五

主及其羣臣咸相敬異先是南北初和李諧盧元明  
首通使命二人才器並為鄰國所重至此梁主稱曰  
盧李命世王魏中興未知後來復何如耳收在館遂  
買吳婢入館其部下有買婢者收喚取通行姦穢梁  
朝館司皆為之獲罪人稱其才而鄙其行及高澄死  
高洋如晉陽令與黃門郎崔季舒吏部郎中尉瑾於  
北第掌機密轉秘書監兼著作郎又除定州大中正  
時洋將篡楊愔奏收置之別館令撰禪代詔冊諸文  
遣人守門不聽出天保元年除中書令仍兼著作郎  
二年詔撰魏史四年除魏尹故優以祿力專在史閣

不知部事初帝令羣臣各言爾士心收曰臣願得直筆  
東觀早成魏書帝使收專其任又詔平原王高隆之  
總監之署名而已帝敕收曰好古筆我終不作魏大  
武誅史官始魏初鄧彥撰代記十餘卷其後崔浩典  
史李彪崔光之徒世修其業浩等編年體彪始分作  
紀表志傳書猶未出宣武時命加巒追撰孝文起居  
注書太和十四年又命崔鴻補續下訖孝明事甚委  
悉濟陰王暉業撰辯宗室錄三十卷收於是部通直  
常侍房延祐司空馬辛元植國子博士刁柔裴昂  
之尚書郎高孝幹專總斟酌以成魏書辯定名稱隨

條甄舉又搜採亡遺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表而上之勒成一代大典所引史官恐其凌逼唯取學流先相依附者房延祐辛元植睦仲讓雖夙涉朝位並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業見知全不堪編輯高孝幹以左道求進修史諸人祖宗顯戚多被書錄飾以美言收頗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初收在高歡時爲太常少卿修國史得陽休之助因陽休之曰無以謝德當爲卿作佳傳休之父固魏世北平太守以貪虐爲中尉李平所彈獲罪載在魏

起居注收云固爲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爾朱榮於魏爲賊收以高氏出自爾朱且納榮子金故滅其惡而增其善論云若修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時論旣言收著史不平文宣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加論討前後投訴百有餘人云遺其家世職位或云其家不見記錄或云妄有非毀收皆隨狀答之范陽盧斐父同附出族祖玄傳下斐譏議史書不直收性急不勝其憤啓誣其欲加屠害帝大怒親自詰責斐曰臣父任魏位至儀同功業顯著名聞天下與收無親遂不立傳博

陵崔綽位止本郡功曹更無事迹是收外親乃爲傳  
首收曰綽雖無位名義可嘉所以合傳帝曰卿何由  
知其好人收曰高允曾爲綽讚稱有道德帝曰司空  
才士爲人作讚正應稱揚亦如卿爲人作文章道其  
好者豈能皆實收無以對戰慄而已但帝先重收才  
不欲加罪時太原王松年亦謗史及斐並獲罪各被  
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然猶以羣口沸騰救魏史且  
勿施行令羣官博議以不實者陳牒於是衆口誼然號  
爲穢史投牒者相次以抗之時左僕射楊愔右僕射  
高德正二人勢傾朝野與收皆親收遂爲其家並作

傳二人不欲言史不實抑塞訴辭終文宣世更不重  
論又尚書陸操嘗謂愔曰魏收魏書可謂博物安才  
有大功於魏室惜謂收曰此謂不刊之書傳之萬古  
但恨論及諸家枝葉親姻過爲繁碎與舊史體例不  
同耳收曰往因中原喪亂人士譜牒遺逸畧盡是以  
具書其支派望公觀過知仁以免尤責八年夏除太  
子少傅監國史復參議律令三臺成文宣曰臺成須  
有賦愔先以告收收上三臺賦其文甚壯麗時所作  
者自邢邵已下咸不逮焉收上賦前數日乃告邵邵  
後告人曰收甚惡人不早言之帝曾遊東山勅收作

詔宣揚威德譬喻關西俄頃而訖詞理宏壯帝對百  
寮大嗟賞之仍兼太子詹事收娶其舅女崔昂之妹  
產一女無子魏太常劉芳孫女中書郎崔肇師女夫  
家坐事帝並賜收爲妾時人比之賈克置左右夫人  
然無子後病甚恐身沒嫡媵不平乃殺二姬及疾瘳  
追憶作懷離賦以伸意文宣每以酣宴之次云太子  
性懦宗社事重終當傳位常山收謂楊愔曰古人云  
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至尊三爵後每言傳位常  
山令臣下疑貳若實便須決行此言非戲魏收旣忝  
而傳正當守之以死但恐國家不安愔以收言白於

帝自此便止收始與溫子昇邢邵稍爲後進邵旣被  
踈出子昇以罪幽死收遂大被任用獨步一時議論  
更相訾毀各有朋黨收每議陋邢邵文邵又曰江南  
任昉文體本踈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乃曰  
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昉任沈俱有  
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黃門郎顏之推以二公  
意問僕射祖珽珽荅曰見邢魏之臧否卽是任沈之  
優劣收以溫子昇全不作賦邢雖有一兩首又非所  
長常云會須作賦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誌自許  
此外更同兒戲自武定二年以後國家大事詔命軍

國文詞皆收所作每有警急受詔立成或時中使催  
促收筆下有同宿構敏速之工邢溫所不逮其參典  
禮與邢相埒其後羣臣多言魏史不實武成後勅更  
審收又回換遂爲盧同立傳崔綽返更附出勅借家  
傳本云有魏以來一門而已至是加此八字又元云  
弘農華陰人乃改自云弘農以配王惠龍自云太原  
人此其失也收性褊不能達命體道見當途貴遊每  
以言色相悅然提獎後輩以名行爲先浮華輕險之  
徒雖有才能弗重也收旣輕疾好聲樂善胡舞文宣  
末數於山東與諸優爲獼猴與狗鬪帝寵狎之旣緣

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歲收塚被發棄其骨於外



唐姚思廉

姚思廉本名簡以字行陳吏部尚書察之子陳亡察自吳興徙京兆遂為萬年人思廉少受漢書于察盡傳其業寡嗜慾惟一于學未嘗問家人生貴入隋為漢王府叅軍初察在陳嘗脩梁陳二史未就死以屬思廉表父遺言有詔聽續遷代王府侍讀高祖定京師府僚皆奔亡獨思廉侍王兵將升殿思廉厲聲曰唐公起義兵安王室若等不宜無禮于王眾始却布列階下帝義之聽扶王至順陽閣下泣辭去觀者嘆曰仁者有勇謂此人乎俄受秦王府文學王討徐圓



朗嘗語隋事慨然嘆曰思廉蒙素不以明大節古所  
難者持思廉在洛陽遣使遺物三百段致書曰景想  
節義故有是贈王爲太子遷洗馬改著作郎弘文館  
學士詔與魏徵共撰梁陳書思廉采謝靈顧野王等  
諸家言推究總括爲梁陳二家史以卒父業帝幸九  
成宮思廉以爲離宮游幸是秦皇漢武事非堯舜禹  
湯所爲帝諭曰朕嘗苦氣疾熱卽頓劇豈爲游賞者  
乎賜帛五十疋拜散騎常侍豐城縣男卒贈太常卿  
諡曰康陪葬昭陵孫壽武后時以符瑞進拜同平章  
事永徽後左右史唯對仗承旨伏下謀議不得聞壽

以帝王謨訓不可闕紀請伏下所言軍國政要責宰  
相自撰號時政記以授史官從之時政有記自壽始



唐李延壽



李延壽者世居相州貞觀中累補太子典膳丞崇賢館學士以脩撰勞轉御史臺主簿兼直國史初延壽父太師多識前世舊事嘗以宋齊梁陳周隋天下參隔南方謂北為索虜北方指南為島夷其史于本國詳他國畧往往訾美失傳思所以改正擬春秋編年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歿延壽既數與論撰所見益廣乃追終先志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元年謂之北史本宋末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謂之南史凡八代上之其書頗有條理刪落繁辭過本書遠甚時人見

五

子

年少位下不甚稱其書遷符璽郎兼脩國史卒嘗撰  
太宗政典調露中高宗觀之咨美直筆賜其家帛五  
十段藏副秘閣

唐劉知幾

劉子玄名知幾以玄宗諱嫌故以字行年十二父藏  
器爲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爲諸兄  
講春秋左氏潛聽退輒辨析所疑嘆曰書如是兒何  
怠父奇其意許授左氏踰年遂通覽羣史擢進士第  
調獲嘉主簿子玄與徐堅元行冲吳兢等善嘗曰海  
內知我者數子耳累遷鳳閣舍人兼脩國史中宗時  
擢太子率更令介直自守累歲不遷會天子西遷子  
玄自乞留東都三年或言子玄身史臣而私著述驛  
召至京領史事遷秘書少監時宰相韋巨源紀處訥

揚再思宗楚客蕭至忠皆領監脩子玄病長官多意  
尚不一而至忠數責論次無功又仕偃蹇乃奏記求  
罷去因爲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未  
聞藉功于衆唯漢東觀集羣儒纂述無主條章不建  
今史司取士蒞多人自爲荀袁家自爲政駿每記一  
事載一言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  
一不可漢郡國計書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  
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爲廣今史臣唯  
自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家弗通行狀二不可史局  
深藉禁門所以杜顏面防請謁也今作者如林儻不

褒貶曾未絕口而朝縉咸知孫盛取嫉權門王邵見  
讐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畏三不可古者史氏各有  
指歸故司馬遷退處士進姦雄班固抑忠臣設令史  
官注記類稟監脩或須直辭或當隱惡十羊九牧其  
令難行四不可令監者不肯指授脩者又不遵奉務  
相推避以延歲月五不可又言朝廷厚用其才而薄  
其禮至忠得書悵惜不許楚客惡其言詆切諸史官  
曰是子作書欲致吾何地始子玄脩武后實錄有所  
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自以爲見用於時而志不遂  
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譏評今古徐堅讀之嘆曰

史集卷之五十五  
為史氏者宜署此坐右也又嘗自比楊雄者四雄好  
雕蟲小伎老而為悔吾幼喜詩賦而壯不為期以述  
者自名雄准易作經當時笑之吾作史通俗以為愚  
雄著書見尤於人作解嘲吾亦作釋蒙雄少為范逵  
劉歆所器及聞作經以為必覆醬甑吾始以文章得  
譽晚談史傳由是減價其自感慨如此子玄內負有  
所未盡乃委國史於吳兢劉氏家史及譜考上  
推漢為陸終苗裔非堯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楚孝  
王躡曾孫居巢侯般不承元王按據明審議者高其  
博嘗曰吾若得封必以居巢紹司徒舊邑後果封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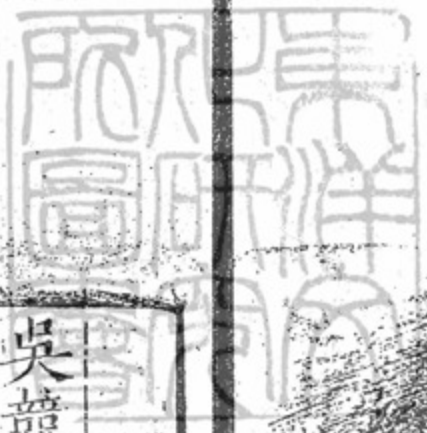
巢縣子鄉人以其元第六人俱各有名號其鄉曰高  
陽曰居巢累遷上八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太子  
將釋奠國學有司具儀從臣着衣冠乘馬子玄議古  
大夫以上皆乘車以馬為駢服魏晉後以牛駕車江  
左尚書郎輒輕乘馬則御史劾治顏延年罷官乘馬  
出入閭里世稱放誕此則乘馬宜從褻服之明驗今  
陵廟巡謁王公冊命士庶親迎則盛服冠履乘輅車  
他事無車故貴賤通乘馬比法駕所幸侍臣皆馬上  
朝服且冠履惟可配車故博帶褒衣革履高冠是車  
中服鞵而鏡跣而鞍非惟不師於古亦自取驚流俗

馬逸人顛受嗤行路太子從之因著為定令開元初  
遷左散騎常侍嘗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舉十二  
條左證其謬當以古文為正易無子夏傳老子書無  
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論奏與  
諸家質辯博士司馬貞等阿意共黜其言請二家兼  
行惟子夏易傳請罷詔可會子覲為太樂令抵罪子  
玄請於執政玄宗怒貶安州別駕卒年六十一子玄  
領國史且三十年官雖徙職常如舊禮部尚書鄭惟  
忠嘗問自古文士多史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  
學識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  
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榘斧斤弗能成室  
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為無可加者時以為  
篤論子玄善持論辯據明鏡視諸儒皆出其下朝有  
論著輒豫歿後帝詔河南就家寫史通讀之稱善追  
贈工部尚書諡曰文



唐吳兢

吳兢汴洲浚儀人少厲志貫知經史方直寡諧比惟  
 與魏元忠朱敬則游二人者嘗路薦兢才堪論譔詔  
 直史館修國史遷右拾遺內供奉神龍中改右補闕  
 節閔太子之難奸臣誣構安國相王與謀朝廷大怒  
 兢上書文明後皇運不殊如帶陛下龍興恩被骨肉  
 相王與陛下同氣親莫加焉今賊臣日夜陰謀必欲  
 置之極法相王仁孝遭荼苦哀毀以陛下為命而自  
 託于手足若信邪佞委之于法傷陛下之恩失天下  
 望芟刈股肱獨任駒臆可為寒心自昔翦伐宗支委



任異姓未有不亡者秦任趙高漢任王莽晉家自相  
魚肉隋室猜忌子弟海內糜沸驗之覆車安可重跡  
且根朽者葉枯源涸者游竭子弟國之根源可使枯  
竭哉皇家枝幹夷芟畧盡陛下卽位四年一子弄兵  
被誅一子以罪謫去惟相王朝夕左右斗粟之刺蒼  
蠅之詩不可不察累遷起居郎與劉子玄徐堅等並  
職玄宗初立收還權綱銳于決事羣臣畏伏兢慮帝  
果而不及精乃上疏切諫始兢在長安景龍間任史  
事時武三思張易之等監領阿貴朋佞釀澤浮辭事  
多不實兢不得志私撰唐書唐春秋未就至是丐官

筆札冀得成書詔兢就集賢院論次時張說罷宰相  
在家修史大臣奏國史不容在外詔兢等赴館撰錄  
久之坐書事不當貶荊州司馬以史草自隨蕭嵩領  
國史奏遣使者就兢取書得六十餘篇天寶初入爲  
恒王博雖年老衰憊甚意猶願還史職李林甫嫌其  
衰不用卒年八十兢叙事簡核號良史晚節稍疎牾  
時人病太簡初與劉子玄撰定武后實錄叙張昌宗  
誘張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等邀  
勵苦切故轉禍爲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爲相讀之  
心不善知兢所爲卽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

不少假借柰何兢曰子玄已亡一可受誣地下兢實  
書之其草故在聞者歎其直說屢以情漸改辭曰徇  
公之情何名實錄卒不改世謂今董狐云

宋宋祁

宋祁字子京雍丘人與兄庠同舉進士禮部奏祁第  
一庠第二章獻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擢庠第一而  
實祁第十人呼曰二宋以大小別之釋褐復州軍事  
推官累遷同知禮儀院有司言太常舊樂數增損其  
聲不和詔祁同案試李照定新樂胡瑗鍾磬祁皆典  
之成遷尚書工部員外權三司度支判官次當知制  
誥而庠方參知政事乃以爲天章閣待制庠罷祁亦  
黜知壽州還知制誥爲翰林學士庠復知政事罷祁  
翰林學士改龍圖閣學士史館修撰修唐書庠爲樞



密使祁復爲翰林學士景祐中詔求直言祁奏人主不斷是名亂春秋書殞霜不殺菽天威暫廢不能殺小草猶人主不斷不能制臣下又謂與賢人謀而與不肖者斷重選大臣而輕任之大事不圖而小事急是謂三患意主于疆君威別邪正急先務皆切中時病會進溫成皇后爲貴妃故事命妃皆發冊妃辭則罷冊禮然告在有司必埃旨而後進又凡制詞旣授閣門宜讀學士院受而書之送中書結三省銜官告院用印乃進納祁適當制不俟旨寫告不送中書徑取官告院印用之函封次進后方愛幸觀行冊禮得

告大怒擲于地祁坐是出知許州甫數月復召爲侍讀學士出知成德軍請弛河東陝西馬禁又請復唐馱幕之制徙定州又上言諸合鎮定爲一路損馬益步又上禦戎論七篇持遷吏部侍郎知益州尋除三司使右司諫吳及嘗言祁在定州不治縱家人貸公使錢數千緡在蜀奢侈過度旣而御史中丞包拯亦言祁益部多游燕且其兄方執政不可任三司乃知鄭州唐書成遷左丞以羸疾請便醫藥入判尚書都省踰月拜翰林學士承旨詔遇入直許一子主湯藥尋卒遺奏曰陛下享國四十年東宮虛位天下係望

人心未安爲社稷深計莫若擇宗室賢材進爵親王  
爲七鬯之主若太宮有就館之慶聖嗣蕃衍則宗子  
降封郡王以避正嫡此定人心防禍患之大計也又  
自爲誌銘及治戒以授其子三日斂三月葬慎無爲  
流俗陰陽拘忌棺用襍木漆其四會三塗卽止使數  
十年足以腊吾骸朽衣巾而已毋以金銅襍物置冢  
中且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爲吏在  
良二千石下勿請謚勿受贈典冢上植五株栢墳高  
三尺石翁仲俱不得用若等不可違命若等兄弟十  
四人惟二孺兒未仕以此諉苦公苦公在若等不孤

矣苦公兄庠也後贈尚書禮兄第皆以文學顯而祁  
尤能文善議論然清約莊重不及庠論者以祁不至  
公輔亦以此云修唐書十餘年自守亳州出入內外  
嘗以藁自隨爲列傳五百十卷預修籍田記集韻又  
撰大樂圖二卷文集百卷所至治事明峻好作條  
教其子遵治戒不請謚久之學士承旨張方平言祁  
法應得謚謚曰景文



宋鄭樵

鄭樵字漁仲興化軍莆田人好著書不爲文章自負  
不下劉向楊雄居夾漈山謝絕人事久之乃游名山  
大川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借留讀盡乃去趙鼎張  
浚而下皆器之初爲經旨禮樂文字天文地理蟲魚  
草木方書之學皆有論辯紹興十九年上之詔藏秘  
府樵歸益厲所學從者二百餘人以薦得召對因言  
班固以來歷代爲史之非帝曰聞卿名久矣敷陳古  
學自成一家何相見之晚也授右迪功郎禮兵部架  
閣改監潭州南嶽廟給札抄所著通志書成爲樞密

院編修官尋兼攝檢詳諸房文字請修金正隆官制  
比附中國秩序因求入秘書省繕閱書籍金人之犯  
邊也樵言歲星分在宋金主將自斃後果然高宗幸  
建康命以通志進會病卒年五十九學者稱夾漈先  
生樵好爲考證倫類之學成書雖多大抵博而寡要  
平生甘枯淡樂施與獨切切於仕進識者以是少之

元歐陽玄

歐陽玄字原功其先家廬陵與文忠公修同所自出  
至會大父新始遷居瀏陽玄幼岐嶷始從鄉先生張  
貫之學日記數千言卽知屬文十歲有黃冠師注目  
視玄謂貫之曰是兒神氣凝遠目光射人異日當以  
文章冠世廡廟之器也言訖而去亟追與語已失所  
之部使者行縣玄以諸生見命賦梅花詩立成十首  
晚歸增至百首見者駭異之年十四益從宋故老習  
爲詞章下筆輒成章每試庠序輒占高等弱冠下帷  
數年人莫見其面經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諸儒源

委尤爲淹貫延祐元年詔設科取士玄以尚書與貢  
明年賜進士出身授岳州路平江州同知陞歷國子  
監丞致和元年遷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時當  
兵興玄領印攝院事日直內廷叅決機務凡遠近調  
發制書檄皆經撰述之明年初置奎章閣學士院又  
置藝文監隸焉皆選清望官居之文宗親署玄爲藝  
文少監奉詔纂修經世大典元統元年拜翰林直學  
士編修四朝實錄俄兼國子祭酒至正改元詔修遼  
金宋三史召爲總裁官發凡舉例俾論撰者有所據  
依史官中有悻悻露才論議不公者玄不以口舌爭

俟其呈藁接筆竄定之統系自正至論 負表奏皆玄  
屬筆五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御史臺奏 除福建廉訪  
使行次浙西疾作乃上休致之請作南山隱居優游  
山水之間有終焉之志十四年汝穎次一起蔓延南北  
州縣幾無完城玄獻招捕之策千餘口鑿鑿可行當  
時不能用十七年卒年八十五中書以聞追封楚國  
公諡曰文玄性度雍容含弘縝密處已儉約爲政廉  
平歷官四十餘年在朝之日殆四之三三任成均而  
兩爲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修實錄大典三史  
皆大製作屢主文衡兩知貢舉及講卷官凡宗廟朝

廷雄文大冊播告萬方制誥多出云手海內名山大  
川釋老之宮王公貴人墓隧之碑符玄文辭以爲榮  
片言隻字流傳人間咸知寶重之文章道德卓然名  
世玄無子有圭齋文集若干卷傳于世

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二十五



所圖書